

人生匆匆说照相

袁占才

人生匆匆,作为过客,谁不想留下点印记?最好留的是照片。新中国成立前,出入照相馆的多是身着长袍马褂、绫罗绸缎的富家子女,布衣之人难得享用。早50年,说我们那茬人,与天奋斗其乐无穷,与地奋斗其乐无穷,斗来斗去还是穷,但勒勒裤腰带,从饭票里省它块二八角,也要走一两遭照相馆,与亲密的同学或朋友来一张作纪念。毕业了,班主任再安排个大合影。谁家结婚,婚礼置办得排不排场,小两口结婚照必须照,为展时代风采,千篇一律——姑娘把头紧紧靠在小伙子肩上,作甜蜜微笑状,管他以后吵不吵架,离不离婚。

我大半生都不算奢侈,却是各年龄段的毕业照都有,几十年后翻出来看,几乎认不出当年的鬼样儿,往事却历历在目,每张照片背后都能浮出一节清晰而又温馨的记忆:最遗憾高中时的女同学某某,心仪她是何等的清纯活潑,当年竟没有一点儿胆量追求,如今她过得日子怎样?个子最低的同桌,那是班里最聪明的一个,考上兰州大学,可惜在游华山时失足,渺不知其所踪,令人扼腕连连。

我之少年正值“文革”,家家柴瓦房、土打墙,屋里满墙贴的是《红灯记》《杜鹃山》样板戏剧照,英姿飒爽,颇耐端详。有的家里熏熏火燎好多年,纸泛黄了也舍不得揭掉重换一张。条件稍好些,家中有亲戚在外面混,墙上显眼处会半斜着悬挂一两块玻璃镜框,框里,周周正正嵌满满一框照片,小者半寸,大的也不过4寸,多是生日照、毕业照、结婚照,少的是风景照。有了这么一个镜框,客人来,主人对着框里的照片,介绍来介绍去,仿佛咱朝里是有人的,也衬得咱这家庭有人脉、有品位。类于今之家里挂几张名人字画,显摆文化多深、根子多硬。也果然有好处,媒人来家说媒,把这家说得天花乱坠,姑娘到家一看,就羞羞答答,怦然心动了。

那个时代,照相得到照相馆去。偌大个鲁山城,只一家照相馆,在西关,挂的是国营的牌子。技术活,一般人不会,会,公家也不让开。照相馆是个大宅院,一进三,明清建筑,可能是大资本家所盖,挪给照相馆用再合适不过,若完整保存至今,该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范畴。

其实大宅院门面不大,前面柜台只一间,往里是长长的廊房,中间东西厢房供洗照片、修照片、着色用,最后才是照相的地方。各屋门窗用帘子遮着。照相是暗中操作的活,见不得阳光。进入拍照屋,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看西墙一面背景布,画的是北京的景——不是颐和园就是北海,再不然就是天安门,照出来,不知底里,人还以为咱是在北京照的,问:你去过北京吗?一辈子还真没去过。

该照相了,师傅一喊号,人往景前长木上一座,两边落地灯一开,几乎照得睁不开眼。师傅站在

几米远的三脚架前,三脚架上支着一镜头盒子。那盒子平板电脑一般大,始终用一块布罩着,师傅手里捉一个气囊蒙头取景,随着黑布里传来“挺直腰”“收下巴”“眼往前看”“笑一笑”,师傅猛地按动气囊,“嘭”的一声响,还没待反应过来,一张相片照完了。

用布罩着的相机盒子充满着神秘。小时,多少次我在想,那里面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,怎么“嘭”的一声响,就像变魔术一样,人影儿就出来了呢?及至后来,约略明白,它是光学原理,小孔成像,底片感光,追根儿还追溯到鲁山人墨子所著的《墨经》那儿。可以说,鲁山是发明照相机的起源地。

早几天,到城西关去,打问上些年岁的人,还都清楚西关老照相馆的事。说新中国成立前,鲁山有过3家照相馆,一家叫天字照相馆,一家叫大芳照相馆,一家叫郁华照相馆,名儿都挺上口的。大概是1956年左右,三家合营,转为地方国营。

最早,鲁山顶有名的照相师傅叫井建全,从洛阳迁来,子承父业,孙子井耀辉却转行做了税务干部。耀辉念旧,住的地方虽然不大,却专门腾出一间房子放祖父和父亲当年照相用过的老物件,谁要都不给,说是感情牵系,想爷爷父亲了就看一看看这些物件。

当年另一位照相师傅姓秦,儿子秦宝生和女儿秦秋理如今还在西关邓小平市场街上,门对门开着两家照相馆。不管外面怎样变幻更迭,这姐弟俩坚守着父辈的老手艺,实属不易。满鲁山城找,开照相馆的除了这姐弟俩几乎没人——别人从事的虽是照相行业,却都改叫影楼了。

改革开放,意味着思想解放。各种禁锢一打破,生意人便不再光是守着摊位,而是迈开了腿,主动出击,隔三差五的,像货郎一样开始游街串巷。卖菜的,卖瓷货的,卖鸡娃儿,鸭娃儿的,都到乡间来了,还除账,保管来回。

照相的也不甘寂寞,骑个“老公鸡”摩托,脖子上吊个海鸥牌相机,晃悠悠,渲染到了山野乡村。每到一村,他们就找个人多的地方,从兜里掏出背景布一扯,无需吆喝,自有婆娘们或拉或抱的给娃子照。根据年龄,照相师傅在孩子们嘴上涂点儿口红,脸上抹点胭脂,额头上点个红点儿,抑或眉毛画成弯弯的,照出来真是有点儿“辣眼睛”,惹得父母欢笑。

钱窄,父母们常是舍不得照的,多说照个全家福,要全家都单来一张,也是不菲的开支。师傅骑着“老公鸡”走了,大人们掰指头算何时送照片来。照相师傅讲信誉,不错日子,那天果然把照片送来了。

时间一晃,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人们吃肉也不再觉着新鲜,年轻人就玩起情调,追求时髦,买个傻瓜相机背着出去外拍。一看传统照相馆日渐式微,顺势应势,有经营头脑

的就赶紧扩大业务范围,兼卖相机、胶卷、影集,包括承揽外拍。近水楼台,向阳路文化馆楼下,郭长山的照相馆挂的还是老招牌,却率先竖起彩来“挺直腰”“收下巴”“眼往前看”“笑一笑”,师傅猛地按动气囊,“嘭”的一声响,还没待反应过来,一张相片照完了。

时代的发展超出人们的想象。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数码相机登陆鲁山,至新世纪,又仿佛是一夜东风,花开万树。据说作为国产胶卷品牌的乐凯集团,当年刹那间陷入危机。

最初,数码相机的出现,真是让我懵懂迷惑,心怀疑忌:不用胶卷,随便咔嚓,照完存放在电脑里,什么时候看看,什么时候用就用,可能吗?后来明白这是事实,无可争辩的,惭愧自己真是井底之蛙。如今,到街上看每个人手里都拿个手机,手机的像素一两千万,拍出来图像清晰得很。每个人都成了照相师傅,黑影里撒泡尿,不小心就有人偷拍,人几乎是没了什么隐私。

我原以为照相和摄影是一回事,譬如“黄黄苗”和“蒲公英”,黄黄苗来自乡间,到了药店它就叫蒲公英了。其实不然,中草药它有个炮制过程。“照相”属于大众,“摄影”则比较专业。

有人嗤之以鼻,说岂非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?然在我看来,二者之间观念虽多少有些模糊,却还是有区别的。拍照的话,我们可以摆布好再拍,人像居中就行,洗出来的照片,是原样儿,目的是作个念想;而摄影,多的是创作成分,可以后期制作,要是美感,出的是作品,人退居到了次要位置。

“摄影”后面带个“家”,味儿更不一样了,贴上了冠冕堂皇的标签,他就成了艺术家。还别小瞧了推拉摇移,光圈变焦,摄影家们苦苦追求,照出来的东西果然耐揣摩,有境界。

鲁山县文联所属的11个艺术门类中,专有个摄影家协会,招一招手,一百多号人就来了,长枪短炮,抓拍美好,定格瞬间,各人有各人的着眼点儿。他们虽多是工薪族,兜里没有什么闲钱,玩起摄影,却不惜血本武装,更新设备,一个镜头差不多都上万元。大夏天的,别人穿个短袖还嫌热,他们则外套一件褂子,褂子上尽是口袋,鼓鼓囊囊,装的都是摄影用的东西。

别看摄影家臃肿负重,面孔黝黑,一个个勿言身轻如燕,却是健步如飞。他们天不明上到尧山极顶拍日出,漫漫长夜守在大佛脚下拍星轨,撒一溜馒头花儿在山路拍松鼠的机灵,养一群鸟鹊在山林中拍飞禽的百态,或躺或跪,或趴或蹲,一会儿站凳子上拍,一会儿又学韩信钻人胯下

拍,为抓拍,一堆狗屎也敢踩。

鲁山,山山水水入镜,无时无刻不有摄影家的匠心独运。在摄影家眼里,漂亮女人只是构图的一部分。摄影家注重的是精神的愉悦,要他们守在家里打半天麻将,多半是光输不赢,只因他们六神无主,心在山野。

如今,胶片时代过去,照片拍出来不少,却不再洗了,存到电脑里,即便洗出来,也是放在影集里,而不再挂到墙上;偶尔挂,则是大大的,一张一个镜框,明星一样,标榜这张照片的特别意义。而照相的功用不断拓展和外延,千里之外,想念谁了,“啪”的一拍,传一张过来。什么保险理赔、现场取证,这“哑巴”照片不会说话,却胜过千言万语。连出部书,不管彩色的黑白的,要是没有几张图片作陪衬,翻看的人也会格外少的。

只是,说起“摄影”,我总还是觉着太拗口,太虚幻,显得文绉绉的,不如叫“照相”通俗、顺口。

“金庚杯”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启事

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,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。

四十年风雨兼程,四十载砥砺前行。在中共中央和省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,我市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大潮,谱写了慷慨激昂的时代壮歌。为进一步讲好平顶山故事、传承平顶山精神,由平顶山日报社主办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协办的“金庚杯”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即日起正式启动。活动结束后,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各若干名。

征文要求立足鹰城,放眼全国,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,叙说40年来的生活记忆和感人故事,展示新成就,反映新变化,体现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这一时代主题,展现改革开放以来鹰城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人们思想观念、精神风貌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征文体裁:报告文学、散文、随笔、杂感、诗歌、小说均可。

征文时间:即日起至年底。

投稿邮箱:pdsrbfk@126.com

六个收信地址

王丽

人的一生中,会变更几次自己的收信地址呢?

最近,我的收信地址变动了。写上新的收信地址的时候,我心里有着百般的滋味、千般的不甘。新的地址在我这个年龄写出来,预示着我告别单位——我退休了。

先前总盼着有朝一日拥有大把时间,大快朵颐地睡个懒觉,痛痛快快地坐在自家书房的桌前书写自己的生活感悟。如今,这一天真的来了,却又觉得措手不及,快得令人惊慌失措。

写作,让我对联系地址格外敏感。想想几十年来,我是如此地热爱文字。笔下流淌了多少有用的没用的文字,自己也计算不出来。每次投稿,都会在稿件的最后留下收信地址,便于编辑跟我联系。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联系地址是乡村小学。那时候,除了教学,就会想到亲爱的文字。经常会有一股股灵感的波涛,日日夜夜在脑海里猛烈地涌动着。那些灵感,更多的是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来造访我。乡村的清晨,非常安静,偶尔会有一两声公鸡的啼鸣,从远处的人家传来。我迅速披衣下床,坐在乡村小学的教师宿舍里,奋笔疾书,一篇篇满载着年轻梦想的文字在稿纸上流淌出来。斟酌再三,便用工整的楷书誊抄在有方格子的稿纸上,塞进白色的信封里,贴上邮票,写上报刊社地址,再骑上自行车,跑到邮局,投进那绿色的邮筒。于是,多少个日子,便充满了甜蜜而焦灼的期待。记得处女作是发表在本地的一家报纸上,千字短文,文章标题下是我的单位、我的名字。一遍遍地看着自己的稿子,甚至读出了声,听到了自己幸福的心跳。二十多岁的青年,在乡村做一个

不断追求的梦,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!

在乡村小学五六年的时间,因为经常发表文章,成了系统内知名的写作者。于是,我被调到新的单位。新单位在城里。一切都是新的,同事是新的,工作是新的,但是,我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。就这样,逐渐的,我成为新单位里发表稿件最多的人。我经常跑邮局,将自己心爱的稿子投进邮筒。经常的,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张稿费单,递给邮局柜台那个漂亮的姑娘,在她钦佩的目光里,我取到稿费,也收获了满满的自信。

最尴尬的收信地址,也曾发生过。那一年,有知情人告诉我,我的工作单位会有变动。于是,我在投稿的通讯地址上,写上了新单位的地址。可谁知,天有不测风云,我那一次没有调动成功。恰恰投稿的杂志社用了我的稿子,按照新地址给我寄来了两本样刊。我不知道邮件在陌生的单位躺了多少天,后来被那个单位有位喜欢写作的人看见,说这不是某某单位的某某某?于是,这位热心人让邮递员改签地址,将样刊送到了我的手中。我是多么的羞愧,怎么可以如此草率更改自己的收信地址呢?人生岂能太性急!

让我自豪的收信地址,是在组织部。这是一个严谨的单位,数十个同事,珍惜自我,朝夕相处。也曾年轻气盛过,也曾埋头工作彻夜加班过,也曾吃过大苦头,也曾收获过诸多的喜悦。人生,谁不是从跌倒爬起不断摔打中过来的呢?在这个单位,我学会了如何做做人做事。这个单位,也是我用得最久的一个收信地址。

上班三十多年,工作单位换了六次,收信地址就更换了六次。可以说,我的人生就是由这六个收信地址串联而成的。

常怀仁爱之心

梁云祥

前不久,笔者居住的小区里,一位居民身患重病。消息传开,社区内许多居民伸出援手,为他筹措医疗费,保安、清洁工等一些自身收入较低的人也参与到了捐款中。据了解,此次共募集善款近3万元。社区党支部书记说,虽然这些居民捐的钱不多,但他们都愿意贡献自己的“微力量”。

“微力量”这个词提得好,也很贴切。相比那些百万元、千万元的捐赠,他们捐的这点钱,确实只能算是“微力量”。但是,这样的“微力量”多了,汇聚在一起,就会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。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“微力量”,需要更多的人贡献这样的“微力量”。

人这一生,难保不会发生苦难和疾病。不少人尽管不认识那些身患重病患者,却纷纷慷慨解囊。难能可贵的是,有些人自己生活本不富裕,还用爱心点燃别人的希望。众志成城,涓涓暖流汇聚成爱心之河,承载着身患重病患者驶向希望的彼岸,也温暖和感召着我们每个人。

相比金钱,爱心更可贵。往往打动我们的不是谁捐了多少,而是缘于人间的美德、人性的光辉。正如希腊伦理学家普卢塔克说:“道德是永存的,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。”奉献爱心不在于钱多

钱少,贵在一颗赤诚发热的心,为别人送去一份希望和祝福。

贡献“微力量”,体现的是一种觉悟与担当。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,有大有小。一个人的能力不大,却依然为社会贡献“微力量”,这就是觉悟,就是担当。我们欣喜地看到,当今社会贡献“微力量”的人越来越多了,他们不论身份、不论地位、不论贫富,只要有需要,只要力所能及,都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然而,不可否认的是,也有少数人思想上存在这样一个误区:捐款捐物是有钱人做的事。其实,一个人的捐赠不在于多少,而在于捐不捐,能不能经常捐。如果大家都乐于贡献“微力量”,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加美好。

“君子以仁存心,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,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,人恒爱之;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仁爱,既是古人崇尚的美德,也是现代人追求的价值观念。若是人人怀有一颗仁爱之心,去关注别人的苦难,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

